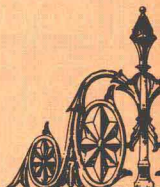




人文学术  
RENWEN XUESHU



# 传奇小说与 话本小说叙事比较

李桂奎◎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 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

---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李桂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09-09988-1

I. 传… II. 李… III. 传奇小说-小说研究-对比研究-话本小说-中国-古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779号



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

李桂奎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14 千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88-1/1 · 788

定价: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 论 .....	1
一、从两类小说的“可比性”说起 .....	1
二、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比较史述 .....	9
三、两类小说比较研究的叙事维度 .....	14
第一章 叙事动机对照 .....	17
一、内驱力与外诱因 .....	17
二、自娱与娱人 .....	25
三、传世与行世 .....	33
第二章 叙事交流情景 .....	38
一、叙述者与创作者交流情景 .....	38
二、叙述者与受述者交流情景 .....	47
第三章 叙事视角择取 .....	55
一、叙事人称的同中之异 .....	55
二、附丽人物与超然事外 .....	60
三、叙事视角与性别意蕴 .....	67
第四章 叙事时序安排 .....	74
一、一头话到底与话分两头 .....	75
二、追溯性叙事及其功能 .....	82
三、预言性叙述及其功能 .....	92

第五章 时空幻真设置 .....	100
一、故事时间之幻真 .....	100
二、故事空间之幻真 .....	109
三、境为人设与人引境出 .....	114
第六章 叙事节奏控制 .....	120
一、叙事节奏快慢之成因 .....	120
二、叙事文本的疏密对读 .....	124
第七章 昼夜时间分布 .....	134
一、故事时间的“昼化”与“夜化” .....	134
二、传奇小说时间“夜化”之成因 .....	139
三、传奇小说“夜化”叙事之特效 .....	147
第八章 南北地域特征 .....	158
一、创作者地域分布及小说时空大势 .....	158
二、南北节日风俗及其叙事意义 .....	164
三、“山”、“水”场景及其叙事意义 .....	172
第九章 故事角色适配 .....	180
一、“四民”角色的定向归位 .....	180
二、话本小说中的“士商互变” .....	189
三、两类小说角色扮演的悲喜格调 .....	201
第十章 叙事性别修辞 .....	208
一、传统小说叙事中的性别错位 .....	208
二、夫唱妇随与夫妻唱和 .....	217
第十一章 叙事文本互动 .....	229
一、同题材故事的双向改编 .....	229
二、叙事技法的双向借鉴 .....	236

三、叙述语言的交叉感染 .....	244
主要参考文献 .....	248
后 记 .....	252

## 绪 论

常言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了比较方能更好地洞见优劣。所谓“比较研究”通常以研究对象的“可比性”为前提,以探索“同质”基础上的“异质”为旨归。在古今中外文学研究中,比较方法拥有非常宽广的用场。它不仅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经常运用的重要方法。在广博的文学比较领域中,文体比较占有一席之地。文体比较又可一分为二:不同文体之比较和同一文体不同类别之比较。在中国小说研究中,“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一直令人刮目相看<sup>①</sup>。我们固然可以对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两种语体小说进行比较,其实也不断有人在做这项工作<sup>②</sup>。然而,由于二者缺乏对等性,且彼此之间的关系较为错综复杂,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尽如人意。若论“可比性”之强,自然当数分别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拣出的“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本书拟围绕“叙事”这一时兴而关键的问题,对这两种小说文体展开系列比较研究,以深入探讨其各自的文体特质及其文本规律。

### 一、从两类小说的“可比性”说起

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体差异不仅表现在较为显在的语体

---

<sup>①</sup> 陈平原曾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关系”视为“中国小说史上的大问题”。见其所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sup>②</sup> 鲁德才在其《〈水浒传〉七十一回本的形态》一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中说,他“多年来始终主张中国古代小说有两条独自发展的系统,文言小说与通俗白话小说”。刘兴汉在《中国古代小说两大系统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中也指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们虽不同源,但在长期的发展中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渗透。这种影响是既深刻而又长远的。”

表层,更表现在涵蕴复杂的文本内部,尤其是二者内在的叙事本质颇具“可比性”。在此,我们拟对这一课题作“相对论”式的探讨研究。为了阐明这一研究课题的学理性,我们且从中国传统小说文体区分的学术史说起。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类别,学界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法当数“四种小说文体类型”说,就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类型。从学术史上看,较早明确地提出这一学说的学者应该是施蛰存先生。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小说中的对话》(1937)一文指出:

我国古来的所谓小说,最早的大都是以随笔的形式叙说一个尖新故事,其后是唐人所作篇幅较长的传奇文,再后的宋人话本,再后才是鸿篇巨帙的章回小说。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故事是由简单而变为繁复,或由一个而变为层出不穷的多个;小说的文体也由素朴的叙述而变为绚烂的描写。而小说中人物对话之记录,也因为小说作者需要加强其描写之效能而被利用了。<sup>①</sup>

在此,施先生用演进的眼光,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从最早的“随笔式的尖新故事”,中经“传奇文”、“宋人话本”,到最后的“章回小说”一路演变的历程。现在看来,这一类型分析及其论断尚不免存在不够严密的缺憾,但它毕竟较为符合小说文体划分的实际。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分类问题上,无论从篇幅、结构,还是语言、表达方式、流传方式等方面,“四种类型”之说都显得相对科学而合理,因此至今赢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不仅当下各类小说史的撰写大多乐于采纳此说,而且许多涉及小说文体研究的论文、论著也基本上沿承了这种观念。孙逊、潘建国在《唐传奇文体考辨》一文中曾说:“古代小说可以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流传方式等文体特征,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四种文体,而不同

<sup>①</sup> 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页。



文体的小说,可再按照题材分成若干类型,譬如将笔记体小说分为志怪类、志人类、博物类等,将章回体小说分为历史演义类、神魔类、世情类、侠义公案类等。”<sup>①</sup>大类为四,又可分出小类若干,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实情。各种文体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交叉。其中,传奇体小说与话本体小说最具“可比性”。

为什么说,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大文体”之中,传奇体与话本体两类最具“可比性”呢?首先,从创作者和读者两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章回小说”的身份与定性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它们深受市民阶层读者的喜爱,故而有些论者将其视为通俗性的市民小说;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出自文人之手,因而近年美国浦安迪教授又将其中的佼佼者“奇书文体”纳入“文人小说”的框架进行研究,以与20世纪学界流行的“通俗文学”论唱反调<sup>②</sup>。这些因文体分类带来的纠葛,再加章回小说固有的“长篇小说”性质,故而只适宜与其他三类小说进行“影响性”的比较研究,而难以作“平行性”的比较研究。相比之下,“笔记小说”的身份特别复杂,即使其中较为纯粹者,像《阅微草堂笔记》,其小说性也较弱,且每篇的篇幅又过于短小,因而难以与其他三类小说文体相媲美。相对而言,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显得较为纯粹,能够平起平坐,“可比性”自然较强。其次,从发生学与命名学上看,“传奇”与“话本”都立意于动态的传播,前者的传播时空主要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后者的传播时空则多在市井细民阶层中。无论是“传奇”,还是“话本”,都曾经与“口传”这一传播方式相关联:传奇小说在成文之前似乎要经历“话及此事,相与感叹”环节,而话本小说则保持着“说话”艺术的本来面目。可以说,这两类小说的发生与命名不同于笔记体与章回体之着眼于“篇章体制”,而是都基于“口传性”这一叙事方式与传播方式。这就意味着,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最具内在的“可比性”。一句话,无论是从篇幅角度,还是从文本层面,在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

① 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② 〔美〕浦安迪讲演,陈珏整理:《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回体四类文体之间,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比肩而行、平行互补的迹象最为突出,二者此起彼伏的变奏也最令人赏心悦目,自然最具“可比性”,宜于我们对其进行“派对式”比较。

我们知道,“传奇”这一名称在中唐时期已深得小说家们青睐,或谓《莺莺传》原名《传奇》,而晚唐裴铏的小说集,直接命名为《传奇》,因而后人便以此作为这一类小说的统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将小说分为六类,第二类即为“传奇”,并举例说:“《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并进而指出:“《飞燕》,传奇之首也。”<sup>①</sup>正式地把“传奇”视为一种小说体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传奇小说大盛于唐代,但唐代之后,传奇小说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保持着相对旺盛、高潮迭起的创作势头。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说:“平心而论,如果从数量上说,宋人志怪传奇小说不算少,现存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与唐人志怪传奇小说旗鼓相当(不包括五代的二十多种),一点也不落后。”<sup>②</sup>这虽是就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通盘而言的,但颇具影响力的单篇传奇小说也的确不少,像《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李师师外传》等小说皆为人所熟知;收录传奇小说的小说集也有《江淮异人录》、《丽情集》、《青琐高议》、《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等许多部。到了元代,《娇红记》这一单篇传奇小说卓然出世,影响深远。延及明代,模拟唐传奇小说蔚然成风,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先后问世,被并称为“剪灯三话”;另外,《钟情丽集》、《双卿笔记》、《刘生觅莲记》、《李生六一天缘》、《双双传》、《五金鱼传》、《效顰集》、《花影集》、《九龠别集》等传奇小说及小说集也相继问世,发展势头有增无减。清代伊始,蒲松龄率先“用传奇法,而以志怪”<sup>③</sup>,推出其旷世名著《聊斋志异》,其中的诸多名篇佳什,像《婴宁》、《青凤》、《聂小倩》、《辛十四娘》、《青梅》、《白秋练》,等等,虽以花妖狐魅等怪异之事为题材,但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4—375页。

② 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富有人情味和传记性,同样带有传奇小说的品格和气派,故而通常被视为“传奇小说”。陈文新在论述“清代传奇体小说兴盛的历史机遇”问题时,就把《聊斋志异》视为“传奇小说”<sup>①</sup>。依傍《聊斋志异》叙事路数的诸般创作,像和邦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以及沈起凤《谐铎》、乐钧《耳食录》、宣鼎《夜雨秋灯录》等小说集中的大多数小说,也向来被后人当作“传奇小说”来看待。

尽管历代传奇小说的内容与体制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文体特征和基本品格还是保持相对统一的。对此,孙逊、潘建国曾说过:

无论是唐传奇、宋传奇,还是元明传奇,其最主要的文体特征如多以单篇流传、专述一人之始末、注重文辞和细节、篇幅长大等等,却始终未曾改变,并与同时期的笔记小说保持着至为明显的区别,从而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传奇作为小说文体之一的独特风貌和独立品格。<sup>②</sup>

作为稗体之一大品种,传奇小说特别引人注目的特质是叙事婉转、文辞华艳,这种特质与话本小说的叙事直观、文辞通俗等特质正好形成辉映和镜照。

结合传统小说文体观念,根据传奇小说发展的实际,推而广之,这里所谓的“传奇小说”,不仅仅指该文体大盛时期的唐人传奇小说,还兼指唐代之前的颇具传奇体性质的《穆天子传》、《燕丹子》、《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赵飞燕外传》等杂史小说以及宋元以后的《李师师外传》、《娇红记》等有所变异的传奇小说,明清时人运用“传奇法”或模拟“传奇体”而创作的《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等一系列文言短篇小说更在其列。在传播过程中,虽然传奇小说命运好些,但由于统治者禁毁等原因,也存在一个散佚问题。据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说:“传奇集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传奇总集如《绿窗新话》、《风流十传》、《文苑植桔》,传奇杂俎集如《醉翁谈录》、《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等,都

<sup>①</sup> 陈文新:《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sup>②</sup> 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在中国早已失传，而仅日本藏有最早的精刊版本。”<sup>①</sup>尤其是对明代传奇小说，人们长期难以看到全貌。这种散佚状态不仅给小说史编写带来了诸多缺憾，也给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比较研究造成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相对于传奇小说而言，话本小说的传播命运似乎更惨。众所周知，早期话本小说不是文人雅士之作，是“说话人”的口头故事，自然散佚问题严重，正如美国汉学家韩南教授所言：“它几乎完全没有文献根据。”<sup>②</sup>即使后世人们搜罗到一些小说付梓，但仍不免存在挂一漏万的遗憾。明代嘉靖年间，在钱塘人洪梗用他的斋名“清平山堂”刊刻的诸多图书中，有以话本小说为主体的作品六十种，分别被结集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每集分上下两卷，每卷各五篇，合称“六十家小说”。从六个集子的命名可以看出，编刻者原是把些小说视作雨日灯下、旅途枕上消闲解闷的休闲之作，并不曾严肃地当作什么文学遗产来传世，故而未能流播多久就落得个散佚的命运。直到20世纪，研究者们才从海外或民间搜罗到部分。1926年，马廉有幸在日本的内阁文库中发现了残存者十篇；1934年，马廉又偶然从买得的残书中发现了宁波天一阁范氏藏本《雨窗集》和《欹枕集》中的十二篇。后来，阿英在上海发现了《翡翠轩》和《梅杏争春》残页。经过这样七凑八凑，方有二十九种小说（其中三种为文言小说）得以传世。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著名话本小说集“三言”“两拍”，其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在明代昙花一现后就日渐被湮没起来，国内各种版本七零八落。现在得以通行，主要也是靠近人反复搜罗整编而成。《古今小说》散佚严重，王古鲁在日本摄得天许斋刊本照片，校勘而成；在一段时间里，《二刻拍案惊奇》竟鲜为人知，也是由王古鲁从日本录得副本，然后整理成现行这个样子。《型世

① 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美] P·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言》的命运更曲折，它长期流失国外，直至1987年才被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吴国良等人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于1993年才得以在大陆上重见天日。话本小说的这种下里巴人身份和不被珍重的流传情况致使它长期无法与传奇小说相提并论，比较研究自然很难深入展开。

近些年，随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努力以及“话本小说大系”等整理出版，话本小说足以能够与传奇小说分庭抗礼的小说史格局越来越清晰，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时机趋于成熟。自然，这里用以与“传奇小说”进行比较的所谓“话本小说”之代表作品主要是收入“三言”（即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两拍”（即凌濛初著述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近二百篇小说。另外，尚有前此的《清平山堂话本》以及晚明的《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十多种话本小说集和清代李渔《十二楼》、《连城璧》等多种话本小说集中的小说。附带要说明的是，“讲史话本”与“说经话本”因内容与形式均与传奇小说缺乏“可比性”，因而不列入研究范围。

传奇小说与史传文学有着血脉关联，打上了传统人物传记写作笔法的烙印，不仅常常以人名命名篇目，而且以善于热情洋溢地传达人物性情和命运为长。相对而言，话本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也接受了史传的哺育，重视对客观事件的叙述，但它毕竟并非史传文学的“亲生子”，而是直接由“说话”伎艺孕育而成，后天又染上了曲艺的某些遗传基因。这就使得二者在各自变奏的时空中形成双轨运转、平行互补、此起彼伏、你我互动的变奏格局。如果作进一步勾勒，那么，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变奏的大致图景是：宋代以前，传奇小说已极为风行，特别是唐传奇小说带来的强力运转惯性还在。此后，话本小说大行其道，与传奇小说在小说的历史轨道上并行。明代，无论是传奇小说，还是话本小说，均走向沿承而模拟的阶段，以“剪灯三话”为代表的传奇小说着意模拟唐宋传奇小说，虽然没有扭转这一文体处于相对劣势的局面，但却不仅为后世传奇小说的复兴和再盛蓄积了气力，而且还为话本小说大面积滋生提供了“话头”。继而，明末话本小说达到极盛，“三言”“两拍”中

的大多数小说经收辑、整理、模拟宋元话本而得以分批隆重推出，迎来了这一文体的全盛。清代，中国古代小说步入“雅化”历史时期。《聊斋志异》凭着其兼具传统志怪小说与传奇小说之长，令人刮目相看，传奇小说再度出现辉煌。同时，话本小说领域也出现了《十二楼》、《醉醒石》、《照世杯》、《娱目醒心编》等一大批小说集。这些话本小说虽有过度“雅化”之嫌，但仍可与传奇小说互相镜照。而后，在明人话本小说流变中，其文人化趋向也一度出现过，等等。至于二者之间的彼此改编，同样是屡见不鲜。期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宋元刘斧所著《青琐高议》以及《娇红记》，发展至明清时期，随着传奇小说的“俗化”和话本小说的“雅化”，这两种小说文体合流融通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乃至应运而生出“话本体传奇”与“传奇体话本”等混合文体<sup>①</sup>。纵观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双轨运转、平行互补、互动互渗的曲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间虽有此起彼伏的变奏和不平衡的颠簸，但终归没有出现过谁取代谁的现象，这自然与传统诗、词、曲等文体之间所存在的较为明显的更迭式演进规律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虽然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发生与兴起的具体时间有先后，其发展态势也屡有起伏，但总体而言，二者所呈现的发展景观基本上是平行互补的。对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这种“历时”兼“共时”的变奏景观，我们不妨借用古代小说经常使用的套话来比喻：它们并非是“麦穗两歧，农人莫辨”，而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直至最后随着“季节”的变化共同被近代“新小说”所取代。面

<sup>①</sup> 近年，马振方曾经指出，明代《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不仅以“话”名书是传奇与话本的融合，两书的篇目也有近二分之一是由主谓句缀以“记”、“录”构成，《华亭逢故人记》、《何思明游酆都录》就是这种题式的显例。他还引用《刘生觅莲记》中的“(刘生)闻叩门声，放之入，乃金友胜，因至书坊，觅得话本，特持与生观之”以及清代俞樾所著《九九消夏录》卷十二《平话》中的“宋刘斧所著《青琐高议》，每条各有七字标目。如：‘张乖崖明断分财’、‘回处土磨镜题诗’之类，颇与平话体例相近”等言论表述，认为“早在明代中后期，人们就将中篇传奇与话本混为一谈了”，并指出“将‘传奇’与‘话本’混称现象表明当时对两者认识的趋同，而这样的认识必然促使部分传奇或后出版本某种程度地趋向效仿话本”。参见马振方：《论古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对如此“春华秋实”，对这两种小说文体进行比较研究大有必要，尤其是通过比较，辨析各自异质，已是责无旁贷。只有这样，我们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才能更好地分别汲取其独特的滋养。

## 二、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比较史述

虽然时至今日我们才明确提出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比较研究这一课题，但说起来，古往今来的相关研究已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大致围绕这两类小说，人们发表了不少见仁见智的看法，为我们进一步从事这一研究奠定了基础。

追根溯源，率先从事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比较研究者当数号称“一专多能的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在托名“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叙》中，他曾经明确指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以“相对论”眼光指出了以唐人传奇小说为主的“选言”之作与以宋人话本小说为代表的“通俗”之作在写作格调上的不同，尤其强调二者各有千秋，不可偏废，并提出了“食桃者不废杏”的主张<sup>①</sup>。稍后，话本小说的另一大家凌濛初也时常在其小说或小说序言中流露出对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两种文体进行比较的意识，其《拍案惊奇》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入话”部分有言：“从来传奇小说上边，如《倩女离魂》，活的弄出魂去，成了夫妻；如《崔护渴浆》，死的弄转魂来，成了夫妻。奇奇怪怪，难以尽述。”<sup>②</sup>而《拍案惊奇序》则言：“多采闾巷新事……语多俚近，意存劝讽……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sup>③</sup>这些言论均有意无意地涉及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在“尚奇”问题上的同中之异。

①（明）冯梦龙编刊，魏同贤校点：《古今小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②（明）凌濛初著，石昌渝校点：《拍案惊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③ 同上书，第741页。

同时,我们尚需看到,作为各自历时沿承而又彼此共时并存的两种文体类型,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的互渗互融也是难免的。对此,前人也曾谈及。如针对宋人传奇小说演进中的变化等问题,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中说:“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艳彩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sup>①</sup>指出唐人传奇小说与宋人传奇小说所存在的“虚”与“实”、“藻绘可观”与“艳彩殊乏”等特点以及造成这种叙事现象的原因,即“出文人才士之手”与“率俚儒野老之谈”。如果稍加注意,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关于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所进行的比较基本秉持的是“历时”思维,所运用的也无非是“变迁”观念。这种思维和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小说史家鲁迅先生。

当年,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更进一步接受西学影响,运用了“进化论”观念。他评说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sup>②</sup>,等等。这种小说文体“变迁”观念无形之中容易给人们造成“话本小说”取“传奇小说”而代之以的错觉。对此问题,前些年已有人明确指出过。如卢兴基曾经这样说:

历来认为中国的古代小说是在一个统一并包的小说观念和传统下产生的,即使在名称上,因其语言体式的不同而分别称之为古小说和通俗白话小说,或者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然后再别名为魏晋志怪、唐人传奇、明清笔记和话本、拟话本之类,但在探讨源流时,都统一在两汉最早出现的小说概念之下,以为仅仅是语言的不同,中国古代小说早期运用文言,而后来让位于白话了。这多少是一个误会。中国古代的小说,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它的复杂性,与西方小说的创作方法更迭式的发展有所不同。至少在研究上,我们要把宋元话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5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页。



本和唐人传奇这样的已经成熟的两大体式区别开来，分别探讨其源流。<sup>①</sup>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带有较为鲜明的共时性，而非像西方小说那样是单纯历时性运转的。

在鲁迅先生之后的现代学界，对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之平行发展问题，也有人阐发和论述过。据考察，最先有意识地以“相对论”眼光来看待“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学者当数郑振铎先生。其《中国短篇小说集序》可以说是关于这一学术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在论及中国短篇小说类系时，他这样说：

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由唐之《古镜记》、《玄怪录》等等，宋之《江淮异人录》、《稽神录》等等，明之《剪灯新话》等等，以迄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现代林氏之《技击余闻》等等，千余年间，其作家未尝中绝过，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十数年前发见的《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便是这一系的元祖。此后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选本也甚多，传于今者尚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今古奇闻》、《今古奇观》等数种。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sup>②</sup>

显然，从所举的例子来看，此之所谓“平话系”，实际上指的是“话本体”。这段文字至少对两类小说划定了一个大体范围：传奇系小说包括以《古镜记》、《玄怪录》为代表的唐人传奇小说，以《江淮异人录》、《稽神录》为代表的宋人传奇小说，以《剪灯新话》为代表的明人传奇小说，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清人传奇小说<sup>③</sup>，以及以林

① 卢兴基：《白话小说系统中的话本与拟话本》，载《阴山学刊》1993年第1期。

② 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③ 虽然郑振铎先生把《阅微草堂笔记》也视为“传奇系”小说，但我们按照实际情况，还是将其视为“笔记小说”，而不列入研究范畴。